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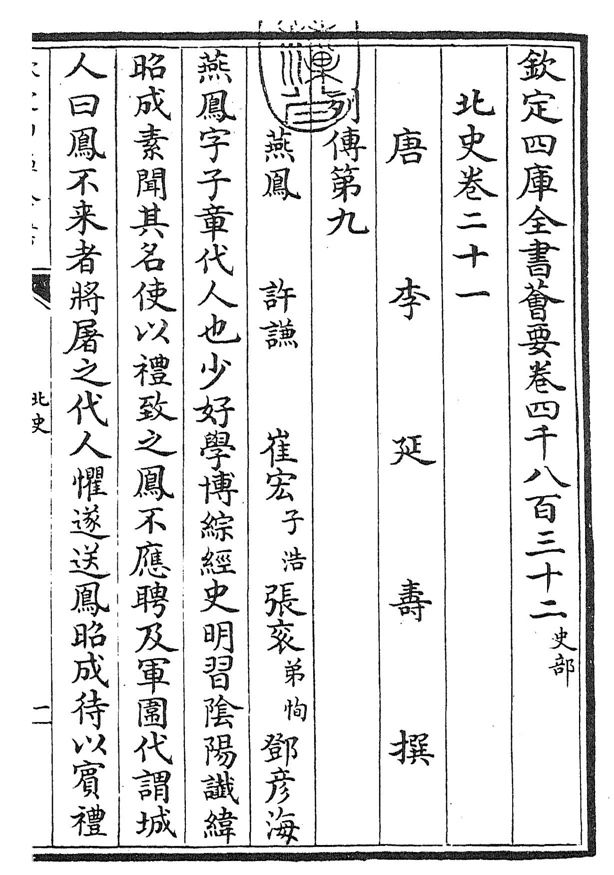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北史卷二十一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八百三十二 史部

北史卷二十一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九

燕鳳 許謙 崔宏子浩 張袞弟恂 鄧彦海

燕鳳字子章代人也少好學博綜經史明習陰陽讖緯昭成素聞其名使以禮致之鳳不應聘及軍圍代謂城人曰鳳不來者將屠之代人懼遂送鳳昭成待以賔禮

後拜代王左長史叅決國事又以經授獻明帝嘗使苻堅堅問鳳曰代王何如人對曰寛和仁愛經畧高遠一時雄主也常有并吞天下之志堅曰卿輩北人無剛甲利兵敵弱則進敵強則退安能并兼邪鳳曰北人壯悍上馬持三仗驅馳若飛主上雄儁率服北土控弦百萬號令若一軍無輜重樵爨之苦輕行速捷因敵取資此南方所以疲斃北方所以常勝也堅曰彼國人馬多少鳳曰控弦之士數十萬見馬一百萬匹堅曰卿言人衆

則可說馬太多鳳曰雲中川自東山至西河二百里北山至南山百餘里每歲孟秋馬常大集畧爲滿川以此推之使人言猶未盡鳳還堅厚加贈遺及昭成崩道武將遷長安鳳以道武幼弱固請于苻堅曰代王初崩臣子亡叛遺孫沖幼莫相輔立其别部大人劉庫仁勇而有智鐵弗衞辰狡猾多端皆不可獨任宜分部爲二令人統之兩人素有深讎其勢莫能先發此禦邊之上策待其孫長乃存而立之是陛下大惠於亡國也堅從之

鳳尋東還及道武即位歷吏部郎給事黄門侍郎行臺尚書甚見器重明元世與崔宏封懿梁越等入講經傳出議朝政太武初以舊勲賜爵平舒侯卒子才襲

許謙字元遜代人也少有文才善天文圖讖學建國時將家歸附昭成擢為代王郎中令兼掌文記與燕鳳俱授獻明帝經昭成崩後謙徙長安苻堅弟行唐公洛鎮和龍請謙之鎮未幾以繼母老辭歸登國初遂歸道武以為右司馬與張衮等參賛初基慕容寶之來寇也道

武使讓告難於姚興興遣將楊佛嵩來援佛嵩稽緩道
武命讓為書遺之佛嵩乃倍道兼行道武大悅賜讓爵
關內侯寳敗佛嵩乃還及慕容垂死讓上書勸進并州
平以讓為陽曲護軍賜爵平舒侯卒贈幽州刺史高陽
公謚曰文子洛陽襲爵明元追錄讓功以洛陽為鴈門
太守洛陽家田三生嘉禾皆異畝同穎太武善之進爵
北地公卒謚曰恭
崔宏字玄伯清河東武城人魏司空林之六世孫也祖

悦仕石季龍位司徒右長史父潛仕慕容暐為黄門侍郎並以才學稱宏少有雋才號曰冀州神童苻融之牧冀州虛心禮敬拜陽平公侍郎領冀州從事出總庶事入為賔友衆務脩理處斷無滯苻堅聞之徵為太子舍人辭以母疾不就左遷著作佐郎太原郝軒名知人稱宏有王佐之才近代所未有也堅亡避難齊魯間為丁零翟釗及晋叛將張顒所留郝軒歎曰斯人也遇斯時不因扶揺之勢而與鴳雀飛沉豈不惜哉仕慕容垂為

吏部郎尚書左丞高陽内史所歴著稱立身雅正雖在
兵亂猶厲志篤學不以資産為意妻子不免飢寒道武
征慕容寶次中山棄郡走海濵帝素聞其名遣求及至
以為黄門侍郎與張袞對總機要草創制度時晋使来
聘帝將報之詔有司議國號宏議曰三皇五帝之立號
也或因所生之土或以封國之名故虞夏商周始皆諸
侯及聖德既隆萬國宗戴稱號隨本不復更立惟商人
屢徙改號曰殷然猶兼行不廢始基之號故詩云殷商

之旅此其義也國家雖統北方廣漠之土逮于陛下應運龍飛雖曰舊邦受命維新以是登國之初改代曰魏慕容永亦奉進魏土夫魏者大名州之上國斯乃革命之徵驗利見之玄符也臣愚以為宜號為魏道武從之於是稱魏及帝幸鄴歷問故事宏應對若流帝善之還次恒嶺帝親登山頂撫慰新人適遇宏扶老母登嶺賜以牛米因詔諸徙人不能自進者給以車牛遷吏部尚書時命有司制官爵撰朝儀協音樂定律令申科禁宏

總而裁之以為永式及置八部大人以擬八座宏通署三十六曹如令僕統事深被信任勢傾朝廷約儉自居不營產業家徒四壁出無車乘朝晡步上毋年七十供養無重膳帝聞益重之厚加饋賜時人亦或譏其過約而宏居之愈甚常引問古今舊事王者制度宏陳古人制作之體及往代廢興之由甚合上意未嘗謇諤忤旨亦不諂諛苟容及道武季年大臣多犯威怒宏獨無譴者由於此也帝曽引宏講論漢書至婁敬說漢祖欲以

魯元公主妻匈奴善之嗟嘆者良久是以諸公主皆嫁于賓附之國朝臣子弟良族美彦不得尚焉尚書職罷賜宏爵白馬侯加周兵將軍與舊功臣庾岳奚斤等同班而信寵過之道武崩明元未即位清河王紹因人心不安大出財帛班賜朝士宏獨不受紹財長孫嵩以下咸愧焉詔遣使者循行郡國糾察守宰不如法者令宏與宜都公穆觀等案之帝稱其平當又詔宏與長孫嵩等朝堂決刑獄明元以郡國豪右大人蠹害乃優詔徵

之人多戀本而長吏逼遣之於是輕薄少年因相扇動所在聚結西河建興盜賊並起守宰討之不能禁帝乃引宏及北新侯安同壽光侯叔孫建武元城侯元屈等問焉宏欲大赦以紓之屈曰不如先誅首惡赦其黨類宏曰王者臨天下以安人為本何顧小曲直也夫赦雖非正道而可以權行若赦而不改誅之不晚明元從之神瑞初詔宏與南平公嵩等坐止車門右聽理機事并州胡數萬南掠河內遣將軍公孫表等討之敗績帝問

計於羣臣宏曰表等諸軍不為不足但失於處分故使小盜假息耳胡衆雖多而無猛健主將所謂千奴共一膳也宜得大將素為胡所服信者將數百騎就攝表軍以討之賊聞必望風震怖壽光侯建前在并州諸將莫及帝從之遂平胡寇尋拜天部大人進爵為公泰常三年夏宏病篤帝遣侍中穆觀就受遺言侍臣問疾一夜數返卒追贈司空謚文貞公喪禮一依安城王叔孫俊故事詔羣臣及附國渠帥皆會葬自親王以外盡命拜

送子浩襲太和中孝文追録先朝功臣以宏配饗廟廷浩字伯深少好學博覽經史玄象隂陽百家之言無不該覧研精義理時人莫及弱冠為通直郎稍遷著作郎道武以其上書常置左右道武季年威嚴頗峻宫省左右多以微過得罪莫不逃避隱匿目下之變浩獨恭勤不怠或終日不歸帝知之輒命賜以御粥其砥直任時不為窮通改節若此明元初拜博士祭酒賜爵武城子常授帝經書每至郊祀父子並乘軒軺時人榮之明元

好陰陽術數聞浩説易及洪範五行善之因命筮吉凶參觀天文考定疑惑浩揔覈天人之際舉其綱紀者數家多有應驗恒與軍國大謀甚為寵密時有兎在後宫檢無從得入帝令浩推之浩以為當有隣國貢嬪嬙者明年姚興果獻女神瑞二年秋穀不登太史令王亮蘇坦因華陰公主等言讖書云國家當都鄴大樂五十年勸帝遷都於鄴可救今年之饑帝以問浩浩曰非長久策也東州之人常謂國家居廣漠之地人畜無筭號稱

牛毛之衆今留守舊都分家南徙恐不滿諸州之地參居郡縣處榛林之下不便水土疾疫死傷情見事露則百姓意阻四方聞之有輕侮之意屈丐及蠕蠕必提挈而來雲中平城則有危殆之事阻隔恒代千里之險雖欲救援赴之甚難如此則聲實俱損矣今居北方假令山東有變輕騎南出燿威桑梓之中誰知多少百姓見之望塵振伏此是國家威制諸夏之長策也至春草生乳酪將出兼有菜菓足接來秋若得中熟事則濟矣帝

深然之復使中貴人問浩曰今既無以至來秋或復不熟將如之何浩曰可簡窮下之戶諸州就穀若秋無年願更圖也但不可遷都帝於是分人詣山東三州就食出倉穀以稟之來年遂大熟賜浩妾各一人及御衣綿絹等初姚興死之前歲太史奏熒惑在匏瓜星中一夜忽然亡失不知所在或謂下入危亡之國將為童謠妖言而後行其災禍帝乃召諸碩儒與史官求其所詣浩對曰案春秋左氏傳說神降于莘其至之日乃其物也

請以日辰推之庚午之夕辛未之朝天有陰雲熒惑之亡當在此二日之内庚與午皆主於秦辛為西夷今姚興據咸陽是熒惑入秦矣諸人皆作色曰天上失星人安能知其所詣而妄説無徵之言浩笑而不應後八十餘日熒惑果出東井留守盤旋秦中大旱赤地昆明池水竭童謡訛言國中喧擾明年姚興死二子交兵三年國滅於是諸人乃服泰常元年晋將劉裕伐姚泓欲泝河西上求假道詔羣臣議之外朝公卿咸曰函谷天險

裕何能西入揚言伐姚意或難測宜先發軍斷河上流勿令西過内朝咸同外計帝將從之浩曰此非上策也司馬休之徒擾其荆州劉裕切齒久矣今興死子幼乘其危亡而伐之臣觀其意必自入關勁躁之人不顧後患今若塞其西路裕必上岸北侵如此則姚無事而我受敵矣蠕蠕内寇人食又乏發軍赴南則北寇進擊若其救北則南州復危未若假之水道從裕西入然後興兵塞其東歸之路所謂卞莊刺虎兩得之勢也使裕勝

也必德我假道之惠令姚氏勝也亦不失救隣之名縱裕得關中懸遠難守彼不能守終為我物今不勞兵馬坐觀成敗闗兩虎而收長久之利上策也夫為國之計擇利為之豈顧婚姻酬一女子之惠也假國家棄恒山以南裕必不能發吳越之兵爭守河北也議者猶曰裕西入函谷則進退路窮腹背受敵北上岸則姚軍必不出關助我揚聲西行意在北進其勢然也帝遂從群議遣長孫嵩拒之戰於畔城為晉將朱超石所敗帝恨不

用浩言二年晉齊郡太守王懿來降陳計稱劉裕在洛
勸以軍絕其後路則裕軍不戰而可克書奏帝善之會
浩在前進講書傳帝問浩曰裕西伐已至潼關卿觀事
得濟否浩曰姚興好養虛名而無實用子泓又病衆叛
親離乘其危亡兵精將勇克之必矣帝曰裕武能何如
慕容垂浩曰垂承父祖之資生便尊貴同類歸之若夜
蛾之赴火少加倚仗便足立功劉裕挺出寒微不因一
卒之用奮臂大呼而夷滅桓玄北禽慕容超南摧盧循

裕若平姚而篡其主秦地戎夷混并裕亦不能守之秦地亦終當為國家所有帝曰裕已入關不能進不能退我遣精騎南襲彭城壽春裕亦何能自立浩曰今西北二寇未殄陛下不可親御六師長孫嵩有經國之用無進取之能非劉裕敵也臣謂待之不晩帝笑曰卿量之已審矣浩曰臣常私論近世人物不敢不上聞若王猛之經國苻堅之管仲也慕容恪之輔少主慕容暐之霍光也劉裕之平逆亂司馬德宗之曹操也帝曰卿謂先

帝如何浩曰太祖用漠北淳朴之人南入漢地變風易俗化洽四海自與羲農舜禹齊烈臣豈能仰名帝曰屈丐何如浩曰屈丐家國夷滅一身孤寄為姚氏封植不思樹黨強隣報復讎耻乃結蠕蠕背德於姚撅豎小人無大經畧正可殘暴終為人殘滅耳帝大悅說至中夜賜浩縹醪酒十斛水精戎鹽一兩曰朕味卿言若此鹽酒故與卿同其味也三年彗星出天津入太微經北斗絡紫微犯天棓八十餘日至天漢而滅帝復召諸儒術

士問之曰災咎將在何國朕甚畏之浩曰災異由人而起人無釁妖不自作漢書載王莽簒位之前彗星出入正與今同國家主尊臣卑人無異望是為僭晉將滅劉裕簒之之應也諸人莫能易浩言帝深然之五年宋果代晉南鎮上宋改元赦書時帝幸東南舄鹵池射鳥聞之驛馳召浩告曰往年卿言彗星之占驗矣朕今日始信天道初浩父疾篤乃翦爪截髮夜在庭中仰禱斗極為父請命求以身代叩頭流血歲餘不息家人罕有知

者及父終居喪盡禮時人稱之襲爵白馬公自朝廷禮儀優文策詔軍國書記盡關於浩浩能為雅說不長屬文而留心於制度科律及經術之言作家祭法次序五宗蒸嘗之禮豐儉之節義理可觀性不好莊老之書每讀不過數十行輒棄之曰此矯誣之說不近人情必非老子所作老聃習禮仲尼所師豈設敗法之言以亂先王之教袁生所謂家人筐篋中物不可揚於王庭帝恒有微疾而災異屢見乃使中貴人密問浩曰今茲日蝕

於胃昴晝光趙代之分野朕疾疹彌年恐一旦奄忽諸
子並少其為我設圖後計浩曰陛下春秋富盛聖業方
融德以除災幸就平愈昔宋景見災修德熒惑退舍願
陛下遣諸憂慮怡神保和無以闇昧之説致損聖思必
不得已請陳瞽言自聖化隆興不崇儲貳是以永興之
始社稷幾危今宜早建東宮選公卿忠賢陛下素所委
仗者使為師傅左右信臣簡在帝心者以充賓友入總
萬機出統戎政監國撫軍六柄在手若此則陛下可以

優游無為頤神養壽此乃萬代之令典塞禍之大備也今長皇子諱年漸一紀明叡温和衆情所繫時登儲副則天下幸甚立子以長禮之大經若須並大成人而擇倒錯天倫則生履霜堅氷之禍自古以来載籍所記興衰存亡尠不由此帝納之於是使浩奉策告宗廟令太武為國副主居正殿臨朝司徒長孫嵩高陽公奚斤北新公安同為左輔坐東廂西面浩與太尉穆觀散騎常侍丘堆為右弼坐西廂東面百寮總已以聽焉明元居

西宮時隱而窺之聽其決斷大悦謂左右侍臣曰長孫嵩宿德舊臣歷事四世功在社稷奚斤辯捷智謀名聞遐邇安同曉解俗情明於校練穆觀達政事要識吾旨趣崔浩博聞强識精於天人之會丘堆雖無大用然在公專謹以六人輔吾子足以經國吾與汝曹遊行四境伐叛柔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羣臣時奏事所疑帝曰此非我所知當決之於汝曹國主也會聞宋武帝殂帝欲取洛陽武牢滑臺浩曰陛下不以劉裕歘起納其使

貢裕亦敬事陛下不幸今死乘喪伐之雖得之不令春秋晉士匄侵齊聞齊侯卒乃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以為恩足以感孝子義足以動諸侯今國家未能一舉而定江南宜遣人弔祭恤其凶災布義風於天下令德之事也且裕新死黨與未離不如緩之待其惡稔如其強臣爭權變難必起然後命將揚威可不勞士卒而收淮北之地帝鋭意南伐語浩曰劉裕因姚興死而滅其國裕死我伐之何為不可浩固執曰興死二子交爭裕乃伐

之帝大怒不從遂遣奚斤等南伐議於監國之前曰先攻城先畧地斤請先攻城浩曰南人長於固守苻氏攻襄陽經年不拔今以大國之力攻其小城若不時克挫損軍勢危道也不如分軍畧地至淮為限列置守宰收斂租穀滑臺武牢反在軍北絕望南救必沿河東走若或不然即是囿中之物公孫表請先圖其城斤等濟河先攻滑臺經時不拔表請濟師帝怒乃親南廵拜浩為相州刺史隨軍謀主及車駕還浩從幸西河太原下臨

河流傍覽川城慨然有感遂與同寮論五等郡縣之是非考秦皇漢武之違失時伏其言天師寇謙之每與浩言聞其論古興亡之迹常自夜達旦竦意斂容深美之曰斯人言也惠皆可底行亦當今之臯陶也但人貴遠賤近不能深察之耳因謂浩曰吾當兼修儒教輔助太平真君而學不稽古為吾撰列王者政典并論其大要浩乃著書二十餘篇上推太初下盡秦漢變弊之迹大旨先以復五等為本太武左右忌浩正直共排毀之帝

雖知其能不免羣議故浩以公歸第及有疑議召問焉
浩纖妍白晳如美婦人性敏達長於謀計自比張良謂
己稽古過之既歸第因欲修服食養性術而寇謙之有
神中録圖新經浩因師事之始光中進爵東郡公拜太
常卿時議伐赫連昌群臣皆以為難唯浩曰往年以來
熒惑再守羽林越鉤陳其占秦亡又今年五星并出東
方利以西伐天應人和時會並集不可不進帝乃使奚
斤等擊蒲坂而親率輕騎掠其都城大獲而還後復討

昌次其城下收衆偽退昌鼓譟而前舒陣為兩翼會有風雨從東南來揚沙昏冥宦者趙倪進曰今風雨從賊後來我向彼背天不助人又將士饑渴願陛下攝騎避之更待後日浩叱之曰是何言歟千里制勝一日之中豈得變易賊前行不止後以離絶宜分軍隱出掩擊不意風道在人豈有常也帝曰善分騎奮擊昌軍大潰神䴥二年議擊蠕蠕朝臣内外盡不欲行保太后亦固止帝帝皆不聽惟浩讃成之尚書令劉潔左僕射安原等

乃使黃門侍郎仇齊推赫連昌太史張深徐辯說帝曰今年己巳三陰之歲歲星襲月太白在西方不可舉兵北伐必敗雖克不利於上又羣臣共讃深等云深少時常諫苻堅不可南征堅不從而敗今天時人事都不和協如何舉動帝意不決乃召浩與深等辯之浩難深曰陽者德也陰者刑也故月蝕修刑夫王者之用刑大則陳之原野小則肆之市朝戰伐者用刑之大者也以此言之三陰用兵蓋得其類修刑之義也歲星襲月年饑

人流應在他國遠期十二年太白行蒼龍宿於天文為東不妨北伐深等俗生志意淺近牽於術數不達大體難與遠圖臣觀天文比年以來月行掩昴至今猶然其占三年天子大破旄頭之國蠕蠕高車旄頭之衆也夫聖明御時能行非常之事古人語曰非常之原黎人懼焉及其成功天下晏然願陛下勿疑深等歎曰蠕蠕荒外無用之物得其地不可耕而食得其人不可臣而使輕疾無常難得而制有何汲汲而勞苦士馬浩曰深言

天時是其所職若論形勢非彼所知斯乃漢世舊說常談施之於今不合事宜何以言之夫蠕蠕者舊是國家北邊叛隸今誅其元惡收其善人令復舊位非無用也漠北高涼不生蚊蚋水草美善夏則北遷田牧其地非不可耕而食也蠕蠕子弟來降貴者尚公主賤者將軍大夫居列滿朝又高車號為名騎非不可臣而畜也夫以南人追之則患其輕疾於國兵則不然何者彼能遠走我亦能遠逐非難制也往數入塞國人震驚今夏不

乘虛掩進破滅其國至秋復來不得安卧自太宗之世迄於今日無歲不警豈不汲汲乎哉世人皆謂深辯通解數術明決成敗臣請試之問其西國未滅之前有何亡徵知而不言是其不忠若實不知是其無術時赫連昌在坐深等自以無先言慙不能對帝大悦謂公卿曰吾意決矣亡國之臣不可與謀信哉而保太后猶疑之復令羣臣至保太后前評議帝命浩善曉之令寤既罷朝或有尤浩曰吳賊侵南舍之北伐師行千里其誰不

知蠕蠕遠遁前無所獲後有南侵之患此危道也浩曰今年不摧蠕蠕則無以禦南賊自國家并西國以來南人恐懼揚聲動衆以衛淮北彼北我南彼征我息其勢然矣北破蠕蠕往還之間故不見其至也何以言之劉裕得關中留其愛子精兵數萬良將勁卒猶不能固守舉軍盡没號哭之聲至今未已如何正當國家休明之世士馬強盛之時而欲以駒犢齒虎口也設國家與之河南彼必不能守之自量不能守是以必不來若或有

衆備邊之軍耳夫見瓶水凍知天下之寒嘗肉一臠識鑊中之味物有其類可推而得且蠕蠕恃遠謂國家力不能至自寬來久故夏則散衆放畜秋肥乃聚背寒向温南來寇抄今掩其不備大軍卒至必驚駭望塵奔走牡馬護牧牝馬戀駒驅馳難制不得水草未過數日朋聚而困弊可一舉而滅暫勞永逸時不可失也惟患上無此意今聖慮已決如何止之遂行天師謂浩曰是行可果乎浩曰必克但恐諸將瑣瑣前後顧慮不能乘勝

深入使不全舉耳及軍到入其境蠕蠕先不設備於是
分軍搜討東西五千里南北三千里所虜及獲畜產車
廬數百萬高車殺蠕蠕種類歸降者三十餘萬落虜遂
散亂帝沿弱水西至涿邪山諸大將果慮深入有伏兵
勸帝止天師以浩曩日言固勸帝窮討帝不聽後有降
人言蠕蠕大檀先被疾不知所為乃焚穹廬科車自載
將百人入山南走人畜窘聚方六十里無人領統相去
百八十里追軍不至乃徐西遁唯此得免聞涼州賈胡

言若復前行二日則盡滅之矣帝深恨之大軍既還南
軍竟不能動如浩所料浩明識天文好觀星變常置金
銀銅鋌於酢器中令青夜有所見即以鋌畫紙作字以
記其異太武每幸浩第多問以異事或倉卒不及束帶
奉進疏食不必精美帝為舉匕箸或立嘗而還其見寵
愛如此於是引浩出入卧內加侍中特進撫軍大將軍
左光禄大夫以賞謀謨之功帝從容謂浩曰卿才智深
博事朕祖考忠著三世朕故延卿自近其思盡規諫勿

有隱懷朕雖當時遷怒若或不用久可不深思卿言也因令歌工歷頌羣臣事在長孫道生傳又名新降高車渠帥數百人賜酒食於前指浩以示之曰汝曹視此人纖尫懦弱手不能彎弓持矛其胸中所懷乃踰於甲兵朕始時雖有征討之志而慮不自決前後剋捷皆此人導吾令至此矣乃敕諸尚書曰凡軍國大計卿等所不能決皆先諮浩然後行俄而南藩諸將表宋師欲犯河南請兵三萬先其未發逆擊之因誅河北流人在界上

者絕其鄉導足以挫其鋭氣使不敢深入詔公卿議之咸言宜許浩曰此不可從也往年國家大破蠕蠕馬力有餘南賊喪精常恐輕兵奄至故揚聲動衆以備不虞非敢先發又南土下濕夏月蒸暑非行師之時且彼先嚴有備必堅城固守屯軍攻之則糧食不給分兵肆討則無以應敵未見其利就使能來待其勞倦秋涼馬肥因敵取食徐往擊之萬全之計在朝羣臣及西北守將從陛下征討西滅赫連北破蠕蠕多獲美女珍寶馬畜

成羣南鎮諸將聞而生羨亦欲南抄以取資財是以妄張賊勢披毛求瑕兾得肆心既不獲聽故數稱賊動以恐朝廷背公存私為國生事非忠也帝從浩議南鎮諸將表賊至而自陳兵少求簡幽州以南戍兵佐守就漳水造舩嚴以為備公卿議者僉然欲遣騎五千并假署司馬楚之魯軌韓延之等令誘引邊人浩曰非上策也彼聞幽州已南精兵悉發大造舟舩輕騎在後欲存立司馬誅除宋族必舉國駭擾懼於滅亡當悉發精鋭來

備北境後審知官軍有聲無實恃其先聚必喜而前行徑來至河肆其侵暴則我守將無以禦之若彼有見機之人善設權譎乘間深入虞我國虛生變不難非制敵之良計今公卿欲以威力攘賊乃所以招令速至也夫張虛聲而名實害此之謂矣不可不思後悔無及我使在彼期四月前還可待使至審而後發猶未晚也楚之人徒是彼所忌將奪其國彼安得端坐視之故楚之往則彼來楚之止則彼息其勢然也且楚之等瑣才能招

合輕薄無賴而不能成就大功為國生事使兵連禍結必此之羣矣臣常聞魯軌説姚興求入荆州至則散敗乃不免蠻賊掠賣為奴使禍及姚泓已然之效浩又陳天時不利於彼曰今兹害氣在揚州不宜先舉兵一也午歲自刑先發者傷二也日蝕滅光晝昏星見飛鳥墮落宿當斗牛憂在危亡三也熒惑伏匿於翼軫戒亂及喪四也太白未出進兵者敗五也夫興國之君先修人事次盡地利後觀天時故萬舉而萬全國安而身盛今

宋新國是人事未周也災變屢見是天時不恊也舟行水涸是地利不盡也三事無一成自守猶或不安何得先發而攻人哉彼必聽我虛聲而嚴我亦承彼嚴而動兩推其咎皆自以為應敵兵法當分災迎受害氣未可舉動也帝不能違衆乃從公卿議浩復固爭不從遂遣陽平王杜超鎮鄴琅邪王司馬楚之等屯潁川於是寇來遂疾到彥之自清水入河泝流西行分兵列守南岸西至潼關帝聞赫連定與宋縣分河北乃先討赫連羣

臣皆曰義隆軍猶在河中舍之西行前寇未可必剋而義隆乘虚則東州敗矣帝疑焉問計於浩浩曰義隆與赫連定同惡相連招結馮跋牽引蠕蠕規肆逆心虚相唱和義隆望定進定待義隆前皆莫敢先入以臣觀之有似連雞不得俱飛無能為害也臣始謂義隆軍屯住河中兩道北上東道向冀州西道衝鄴如此則陛下當自致討不得徐行今則不然東西列兵徑二千里中一處不過千形分勢弱以此觀之儜兒情見正望固河自

守免死為幸無北度意也赫連定殘根易摧擬之必仆剋定之後東出潼關席卷而前威震南極江淮以北無立草矣聖策獨發非愚昧所及願陛下必行無疑平凉既平其日宴會帝執浩手以示蒙遜使曰所云崔公此是也才畧之美當今無比朕行止必問成敗決焉若合符契後冠軍安頡軍還獻南俘因說南賊之言云宋敕其諸將若北國兵動先其未至徑前入河若其不動住彭城勿進如浩所量帝謂公卿曰卿輩前謂我用浩計

為謬驚怖固諫常勝之家自謂踰人遠矣至於歸終乃不能及遷浩司徒時方士祁纖奏立四王以日東西南北為名欲以致禎吉除災異詔浩與學士議之浩曰先王建國以作藩屏不應假名其福夫日月運轉周歷四方京師所居在於其內四王之稱實奄邦畿名之則逆不可承用先是纖奏改代為萬年浩曰昔太祖道武皇帝應期受命開拓洪業諸所制宜無不循古以始封代土後稱為魏故代魏兼用猶彼殷商國家積德著在圖

史當享萬億不待假名以為益也繖之所聞皆非正義帝從之時河西王沮渠牧犍内有貳意帝將討焉先問於浩浩對曰牧犍惡心已露不可不誅官軍往年北伐雖不剋獲實無所損于時行者内外軍馬三十萬匹計在道死傷不滿八千歲常羸死恒不減萬乃不少於前而遠方承虛便謂大損不能復振今出其不圖大軍卒至必驚懼騷擾不知所出擒之必矣牧犍幼弱諸弟驕恣爭權縱横人心離解加以比年以來天災地變都在

秦涼成滅之國也帝命公卿議之恒農王奚斤等三十餘人皆表曰牧犍西垂下國雖心不為純臣然繼父修職貢朝廷接以蕃禮又王姬釐降罪未甚彰謂且羈縻而已今士馬勞止可宜小息又其地鹵斥畧無水草大軍既到不得久停彼聞軍來必完聚城守攻則難拔野無所掠於是尚書古弼李順之徒皆曰自温圉河以西至於涼州地純枯石了無水草不見流川皆言姑臧城南天梯山上冬有積雪深一丈至春夏消液下流成川

引以溉灌彼聞軍至決此渠口水不通流則致渴乏去城百里之内赤地無草不任久停軍馬斤等議是也帝乃命浩以其前言與斤共相難抑諸人不復餘言唯曰彼無水草浩曰漢書地理志稱涼州之畜為天下饒若無水草何以畜牧又漢人為居終不於無水草之地築城郭立郡縣也又雪之消液裁不歛塵何得通渠引漕溉灌數百萬頃乎此言大詆誣於人矣李順等復曰吾曹目見何可共辯浩曰汝曹受人金錢欲為之辭謂我

目不見便可欺也帝隱聽聞之乃出親見斤等辭旨嚴
厲形於神色羣臣乃不敢復言於是遂討涼州平之多
饒水草如浩所言乃詔浩總理史務務從實録於是監
祕書事以中書侍郎高允散騎侍郎張偉參著作續成
前紀至於損益褒貶折衷潤色浩所總焉浩有鑒識以
人倫為已任明元太武之世徵海内賢才起自仄陋及
所得外國遠方名士拔而用之皆浩之由也至於禮樂
憲章皆歸宗於浩及景穆始總百揆浩復與宜都王穆

壽輔政事又將討蠕蠕劉潔復致異議帝愈欲討之乃名問浩浩對曰往擊蠕蠕師不多日潔等各欲迴還後獲尚書云軍還之時去賊三十里是潔等之計過矣夫北土多積雪至冬時常避寒南徙若因其時潛軍而出必與之遇既與之遇則可禽獲帝以為然乃分軍四道諸將俱會鹿渾海期日有定而潔恨計不用沮誤諸將無功而還帝西巡至東雍親臨汾曲觀叛賊薛永宗壘進軍圍之永宗出兵欲戰帝問浩曰今日可擊否浩曰

永宗未知陛下自來人心安固北風迅疾宜急擊之須史必破若待明日恐見官軍盛大必夜遁走帝從之永宗潰滅車駕濟河前驅告賊在渭北帝至洛水橋賊已夜遁詔問浩曰蓋吳在長安北九十里渭北地空穀草不備欲度渭南西行何如浩曰蓋吳營去此六十里賊魁所在擊蛇之法當先破頭頭破則尾豈能動宜乘勢先擊吳今軍往一日便到吳平之後迴向長安亦一日而至一日之乏未便損傷愚謂宜從北道若從南道則

蓋吳徐入北山卒未可平帝不從乃度渭南吳聞帝至盡散入北山果如浩言軍無所剋帝悔之後以浩輔東宫之勤賜繒絮布各千段帝蒐於河西詔浩詣行所議軍事浩表曰昔漢武患匈奴强盛故開凉州五郡通西域廣農積穀為滅賊之資東西迭擊故漢末疲而匈奴已弊後遂入朝昔平凉州臣愚以為北賊未平征役不息可不徙其人案前世故事計之長者若徙其人則土地空虛雖有鎮戍適可禦邊而已至於大舉軍資必乏

陛下以此事闊遠竟不施用如臣愚意猶如前議慕從豪强大家充實涼土軍舉之日東西齊勢此計之得者浩又上五寅元歴表曰太宗即位元年敕臣解急就章孝經論語詩尚書春秋禮記周易三年成訖復詔臣學天文星歴易式九宫無不盡看三十九年晝夜無廢臣禀性弱劣力不及健婦人更無餘能是以專心於書忘寢與食至乃夢與鬼争義遂得周公孔子之要術始知古人有虚有實妄語者多真正者少自秦始皇燒書之

後經典絶滅漢高祖以來世人妄造厯術者十餘家皆不得天道之正大誤四千小誤甚多不可言盡臣愍其如此今遭陛下太平之世除偽從真宜改誤厯以從天道是以臣前奏造厯今始成訖謹以奏呈惟恩省察以臣厯術宣示中書博士然後施用非但時人天地鬼神知臣得正可以益國家萬世之名過於三皇五帝矣浩又以晋書諸家並多誤著晋後書未就傳世者五十餘卷初道武詔祕書郎鄧彦海著國記十餘卷編年次事

體例未成逮于明元廢不著述神䴥二年詔集諸文人摭録國書浩及弟覽高讜鄧頴晁繼范亨黄輔等共參著作敘成國書三十卷著作令史太原閔堪趙郡郄標素諂事浩乃請立石銘載國書以彰直筆并勒浩所注五經浩贊成之景穆善焉遂營於天郊東三里方百步用功三百萬乃訖浩書國事備而不典而石銘顯在衢路北人咸悉忿毒相與構浩於帝帝大怒使有司案浩取祕書郎及長歴生數百人意狀浩服受賕真君十一

年六月誅浩清河崔氏無遠近及范陽盧氏太原郭氏河東柳氏皆浩之姻親盡夷其族其祕書郎吏以下盡死浩始弱冠太原郭逸以女妻之浩晚成不曜華采故時人未知逸妻王氏宋鎮北將軍王仲德姊也每奇浩才能自以為得婿俄而女亡王氏深以傷恨復欲以少女繼昏逸及親屬以為不可王氏固執與之逸不能違遂重結好浩非毀佛法而妻郭氏敬好釋典時時讀誦浩怒取而焚之捐灰廁中及浩幽執被置檻内送於城

南使衛士數十人溲其上呼聲嗷嗷聞于行路自宰司之被戮辱未有如浩者世皆以為報應之驗初浩害李順基萌已成夜夢以火爇順寢室火作而順死浩與室家群立觀之俄而順弟息號哭而出曰此輩吾賊也以戈擊之悉投於河寤而以告館客馮景仁曰此真不善也夫以火爇人暴之極也且兆始惡者有終殃積不善者無餘慶厲階成矣公其圖之浩曰吾方思之而不能悛至是而族浩既工書人多託寫急就章從少至老初

不憚勞所書蓋以百數必稱馮代彊以示不敢犯國其謹也如此浩書體勢及其先人而巧妙不如也世寶其迹多裁割綴連以為摹楷浩母盧諶孫女也浩著食經序曰余自少及長耳目聞見諸母諸姑所修婦功無不蘊習酒食朝夕養舅姑四時供祭祀雖有功力不任僮使常手自親焉昔遭喪亂饑饉仍臻饘蔬餬口不能具其物用十餘年間不復備設先妣慮久廢忘後生無所知見而少不習書乃占授為九篇文辭約舉婉而成章

聰辯彊記皆此類也親没之後遇國龍興之會平暴除亂拓定四方余備位台鉉與參大謀賞獲豐厚牛羊蓋澤貲累巨萬衣則重錦食則粱肉遠惟平生思季路負米之時不可復得故序遺文垂示來世浩弟簡字仲亮一名覧好學少以善書知名道武初歷中書侍郎爵五等侯參著作事卒簡弟恬字叔玄小名白位豫州刺史爵武陽侯坐浩伏誅宏祖悅與范陽盧諶並以博藝齊名諶法鍾繇悅法衛瓘而俱習索靖之草皆盡其妙諶

傳子偃偃傳子邈悦傳子潛潛傳子宏世不替業故魏初重崔盧之書宏自非朝廷文誥四方書檄初不妄染故世無遺文尤善草隸為世摹楷行押特盡精巧而不見遺迹始宏因苻氏亂欲避地江南為張願所獲本圖不遂乃作詩以自傷而不行於時葢懼罪也浩誅中書侍郎高允受敕収浩家書始見此詩允知其意允孫綽録於允集初宏父潛為兄渾等誄手筆本草延昌初著作佐郎王導業買書於市遇得之年將二百寶其書迹

深藏祕之武定中遵業子松年將以遺黄門郎崔季舒
人多摹搨之左光禄大夫姚元標以工書知名於時見
潛書以為過於浩也宏弟徽字玄猷少有文才與勃海
高演俱知名歷位祕書監賜爵貝丘俟樂安王範鎮長
安選舊德之士與範俱以徽為平西將軍副將行樂安
王傅進爵濟南公徽為政務存大體不親小事性好人
倫引接賓容或談及平生或講論道義誨誘後進終日
不止以疾徵還京師卒謚曰元公士類無不歎惜始清

河崔寛祖彤隨晉南陽王保避地隴右遂仕西凉及沮渠氏彤生剖字伯宗每慷慨有懐東土常歎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吾所庶幾及太武西廵剖乃總率同義使子寛送欵太武嘉之拜寛岐陽令賜爵延水男遣使與寛俱西撫慰初附徵剖詣京師未至而卒文成以剖誠著先朝贈凉州刺史武陵公謚曰元寛字景仁還京封安國子位弘農太守初寛通欵見浩浩與相齒次厚存接之及浩誅以遠來踈族獨得不坐遂家于武城居司

空林舊墟以一子繼浩與浩弟覽妻封氏相奉如親寬後襲爵武陵公陝城鎮將三崤地嶮人多寇劫而寬性滑稽誘接豪右宿盜魁帥與相交結傾衿待遇不逆細微莫不感其意氣時官無禄力唯取給於人寬善撫納招致禮遺大有取受而與之者無恨又恒農出漆蠟竹木之饒路與南通貿易來往家産豐富而百姓樂之諸鎮之中號曰能政及解鎮人人追戀詣闕上疏者三百餘人卒遺言薄葬斂以時服長子衡字伯玉少以孝行

著稱學崔浩書頗亦類焉天安元年擢為內祕書中散
班下詔命及御所覽書多其迹也衡舉李沖李元愷程
駿等終為名器承明元年遷內都坐令善折獄孝文嘉
之太和二年襲爵武陵公衡涉獵書史頗為文筆蠕蠕
時犯塞衡上書陳備禦之方便國利人之策凡五十餘
條除泰州刺史遷爵齊郡公先是河東年饑刼盜大起
衡至修龔遂法勸課農桑周年間寇盜止息卒贈冀州
刺史諡惠公衡五子長子敞字公世襲爵例降為侯為

平原相敞性狷急與刺史楊椿迭相表列敞坐免官宣武初為鉅鹿太守弟朏之逆敞為黄木軍主韓文殊所藏其家悉見籍没唯敞妻李氏以公主之甥自隨奴婢田宅二百餘口得免正光中普釋禁錮敞復爵郡侯卒於趙郡太守敞弟鍾字公禄奉朝請弟朏之逆以出後被原歷司徒右長史金紫光禄大夫冀州大中正敞亡後鍾貪其財誣敞息子積等三人非兄胤辭訴累歲人士疾之尒朱世隆為尚書令奏除其官終身勿齒朏好

學有文才為京兆王愉録事參軍與愉同逆伏法宏同郡董謐謐父京與同郡崔康時廣陽霍原等俱以碩學播名遼海謐好學傳父業中山平入朝拜儀曹郎撰朝覲饗宴郊廟社稷之儀

張袞字洪龍上谷沮陽人也祖翼父卓位並太守袞篤實好學有文才道武為代王選為左長史從追蠕蠕五六百里諸部帥因袞言糧盡不宜深入帝問袞殺副馬足三日食乎皆言足帝乃倍道追及於廣漠赤地南牀

山下大破之既而帝問袞曰卿曹外人知我前問三日糧意乎蠕蠕奔走數日畜産失飲至水必留計其道程三日足及輕騎卒至出其不意彼必驚散其勢然矣部帥聞之咸曰聖策非所及也袞常參大謀每告人曰主上天資傑邁必能囊括六合夫遭風雲之會不建騰躍之功者非人豪也遂策名委質竭誠伏事時劉顯地廣兵彊跨有朔裔會其兄弟乖離共相疑阻袞言於道武曰顯志大意高今因其內舋宜速乘之帝從之遂破走

顯又從破賀納道武登勿居山遊宴從官請聚石為峯以記功德乃命袞為文慕容寶之來寇也袞言於道武曰寶乘滑臺功因長子捷傾財竭力難與爭鋒宜羸師以侈其心帝從之果破之參合還給事黄門侍郎道武南伐次中山袞遺寶書喻以成敗寶見書大懼遂奔和龍既剋中山聽入八議拜幽州刺史賜爵臨渭侯百姓安之天興初徵還京師後與崔逞苔晉將郄恢書失旨黜為尚書令史袞遇創業之初始以才謀見任率心奉

上不顧嫌疑道武曾問南州人於袞袞與盧溥州里數稱薦之又未嘗與崔逞相識聞風稱美及中山平盧溥聚黨為逆崔逞荅書不允並乖本言故忿之袞年過七十闔門守静手執經書刋定乖失愛好人物善誘無倦士類以此高之永興二年卒太武後追録舊勲遣大鴻臚即墓策贈太保謚文康公子度少有學尚襲爵臨渭侯卒於中都大官度子白澤年十一遭母憂以孝聞長而博學文成初除殿中曹給事中甚見寵任白澤本字

鍾葵獻文賜名白澤納其女為嬪出行雍州刺史清心少欲人吏安之獻文詔諸監臨官取所監羊一口酒一斛者罪至大辟與者以從坐論糾得尚書以下罪狀者各隨所糾官輕重而授之白澤上表以為此法若行之不已恐姦人窺望勞臣懈節請依律令舊法獻文納之太和初懐州人伊祁苟初三十餘人謀反文明皇太后欲盡誅一城人白澤諫以為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不誣十室而況一州后從之乃止轉散騎常侍殿中尚

書卒贈相州刺史廣平公謚曰簡長子倫字天念大司農少卿燕州大中正熙平中蠕蠕主醜奴遣使來朝抗敵國之禮不修臣敬朝議將依漢答匈奴故事遣使報之倫表以為虜雖慕德亦來觀我懼之以彊儻或歸附示之以弱窺覦或起春秋所謂以我卜也高祖世宗知其若此來既莫逆去又不追必其委贄玉帛之辰屈膝藩方之禮則豐其勞賄藉以珍物至於王人遠役啣命虜庭優以匹敵之尊加之想望之寵恐徒生虜慢無益

聖朝不從孝莊初卒於大司農卿袞弟恂
恂字洪讓隨兄袞歸北參代王軍事說道武宜収中土
士庶之望以建大業帝深加器異皇始初拜中書侍郎
帷幄密謀頗亦參預賜爵平臯子出為廣平太守恂招
集離散勸課農桑流人歸者數千戸遷常山太守恂開
建學校優禮儒士吏人歌詠之時喪亂之後罕能克厲
者唯恂當官清白仁恕臨下百姓親愛之政為當時第
一明元即位徵拜太中大夫卒恂性清儉死日家無餘

財贈并州刺史平臯侯謚曰宣子純字道尚襲爵坐事除純弟代字定燕陳留北平二郡太守卒贈營州刺史謚惠侯代所歷著稱有父遺風代子萇年為汝南太守郡人劉宗之兄弟分析家貧唯一牛爭不能決訟於郡庭萇年悽而見之謂曰汝曹當以一牛故致此競脫有二牛必不爭乃以己牛一頭賜之於是境中各相戒約咸敦敬讓卒于郡子琛字寶貴少有孝行位至太子翊軍校尉卒

鄧彦海安定人也祖羌苻堅車騎將軍父翼河間相慕容垂之圍鄴以為冀州刺史爵真定侯拒對使者曰先君忠于秦室翼豈可先叛乎忠臣不事二主未敢聞命垂遣喻之曰吾與車騎結為異姓兄弟卿亦猶吾子弟安得辭乎翼曰冀州宜任親賢翼請佗役効命垂乃用為河間太守後卒於趙郡内史彦海性貞素言行可復博覽經書長於易筮道武定中原擢為著作郎再遷尚書吏部郎彦海明解制度多識故事與尚書崔宏參定

朝儀律令音樂及軍國文記詔策多是彥海所為賜爵
下博子道武詔彥海撰國記十餘卷唯次年月起居行
事而已未有體例彥海謹於朝事未嘗忤旨其從父弟
暉時為尚書郎兇俠好奇與定陵侯和跋厚跋有罪誅
其子弟奔長安或告暉將送出之由是道武疑知情遂
賜彥海死旣而悔之時人咸愍惜焉子穎襲爵稍遷中
書侍郎太武詔太常卿崔浩集諸文學撰述國書穎與
浩弟覽等俱參著作事太武幸漠南高車莫弗庫若干

率騎散萬餘驅鹿百餘萬詣行所詔穎為文銘於漠南以記功德兼散騎常侍使宋進爵為侯卒謚曰文恭子怡襲爵位荆州刺史賜爵南陽公卒子侍孝文賜名述位齊州刺史初改置百官始重公府元佐以述為太傅元丕長史卒於司空長史謚曰貞

論曰昭成道武之時雲雷方始至於經邦緯俗文武兼資燕鳳博識多聞首膺禮命許謙才術具美驅馳艱虞不然何以成帝業也崔宏家世儁偉仍屬權輿總機任

重守正成務禮從清廟固其宜也浩才藝通博究覽天文政事籌策時莫之二此其所以自比於子房焉屬明元為政之秋太武經營之日言聽計從寧廓區夏遇既深矣勤亦茂哉謀雖蓋世威未震主末途邂逅遂不自全豈鳥盡弓藏人惡其上將器盈必槩陰害貽禍何斯人而遭斯酷乎至若張衮才策不免其戾彥海貞白禍非其罪亦足痛云洪讓世著循吏家風良可貴矣

北史卷二十一

北史卷二十一考證

燕鳳傳習陰陽讖緯○監本緯訛諱又下文及軍圍代句圍訛國今俱改從南本

上馬持三仗驅馳若飛○仗監本訛丈今改從魏書

崔宏傳夫魏者大名州之上國○魏書州字上有神字

明元以郡國豪右大人蠹害○大人蠹害魏書作大為民蠹害

壽光侯叔孫建武元城侯元屈等○武字衍魏書無之

浩傳賜浩妾各一人○魏書敘崔浩事本與周澹並書故云賜浩澹妾各一人今刪去周澹乃仍用各字謬矣

案春秋左氏傳說神降于莘其至之日乃其物也○乃其物也魏書作各以其物祭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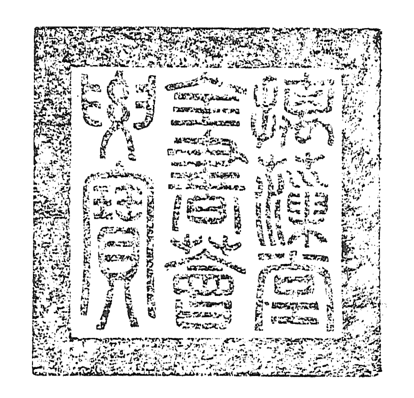
令長皇子諱年漸一紀○諱謂皇長子燾也此亦仍魏書舊文而未改也

居列滿朝○滿監本訛蒲今改正

時方士祁纖○祁監本訛初今改從魏書及南本
牧建西垂下國○牧監本訛攻今改正
潔等各欲廻還後獲尚書云軍還之時去賊三十里○
考魏書則尚書二字乃其生口三字之訛也
敞弟鍾字公禄○鍾南本作鐘
張衮傳帝乃倍道追及於廣漠赤地南牀山下○牀監
本訛林今改從閣本
庋子白澤○魏書庋子陵之弟延延弟孫白澤此恐誤

恂傳子萇年○萇魏書作長

北史卷二十一考證



覆校官編修臣劉種之

校對官檢討臣王坦修

謄錄監生臣何廷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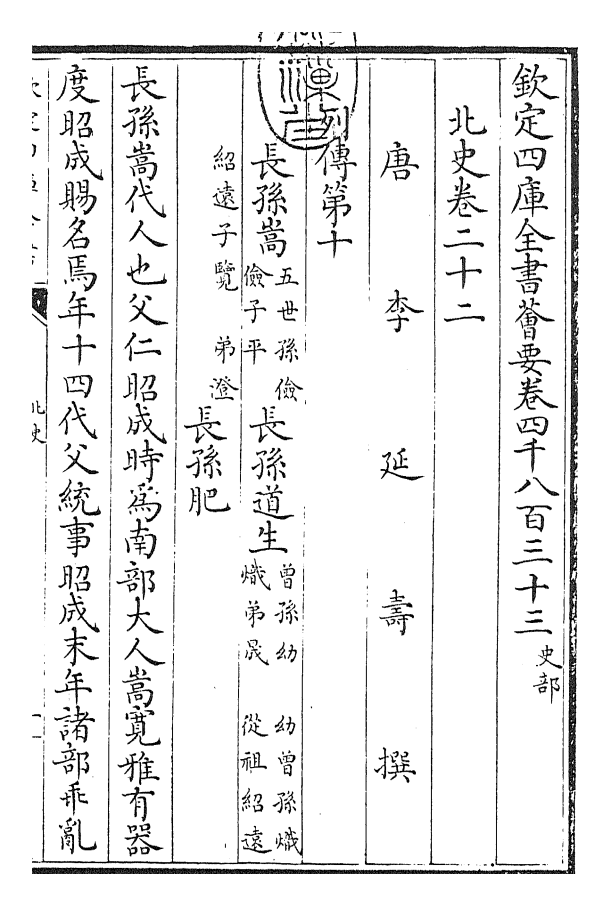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北史卷二十二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　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八百三十三　史部

北史卷二十二

唐　李延壽　撰

列傳第十

長孫嵩 五世孫儉 儉子平　長孫道生 曾孫幼 幼曾孫熾 熾弟晟 從祖紹遠 紹遠子覽 弟澄　長孫肥

長孫嵩代人也父仁昭成時為南部大人嵩寬雅有器度昭成賜名焉年十四代父統事昭成末年諸部乖亂

苻堅使劉庫仁攝國事嵩與元他等率部衆歸之劉顯之謀難也嵩率舊人及庶師七百餘家叛顯走將至五原時實君之子渥亦聚衆自立嵩欲歸之見于烏渥稱逆父之子勸嵩歸道武嵩未決烏渥迴其牛首嵩僶俛從之見道武于二漢亭道武以爲南部大人累著軍功後從征中山除冀州刺史賜爵鉅鹿公歷侍中司徒相州刺史封南平公所在著稱明元即位山陽侯奚斤北新侯安同白馬侯崔宏等八人坐止車門右聽理萬機

故世號八公晉將劉裕之伐姚泓明元假嵩節督山東諸軍事傳詣平原緣河北岸列軍次於畔城軍頗失利詔假裕道裕於舟中望嵩麾蓋遺以酃酒及江南食物嵩皆送京師詔嵩厚答之又敕簡精兵爲戰備若裕西過者便率精鋭南出彭沛如不時過但引軍隨之彼至崤陜間必與姚泓相持一死一傷衆力疲弊比及秋月徐乃乘之則裕首可不戰而縣於是叔孫建等尋河趣洛遂入關嵩與建等自成皋南濟晉諸屯戍皆望塵奔

潰裕起長安嵩乃班師明元寢疾問後事於嵩嵩曰立長則順以德則人服今長皇子賢而世嫡天所命也請立乃定策詔太武臨朝監國嵩爲左輔太武即位進爵北平王司州中正詔問公卿赫連蠕蠕征討何先嵩與平陽王長孫翰司空奚斤等曰赫連土居未能爲患蠕蠕世爲邊害宜先討大檀及則收其畜産足以富國不及則校獵陰山多殺禽獸皮肉筋角以充軍實亦愈於破一小國太常崔浩曰大檀遷徙鳥逝疾追則不足經

久大衆則不能及之赫連屈丐土宇不過千里其刑政殘害人神所棄宜先討之尚書劉絜武京侯安原請先平馮跋帝默然遂西廵狩後聞屈丐死關中大亂議欲征之嵩等曰彼若城守以逸待勞大檀聞之乘虛而寇危道也帝乃問幽徵於天師寇謙之勸行杜超之贊成崔浩又言西伐利嵩等固諫不可帝大怒責嵩在官貪污使武士頓辱尋遷太尉久之加柱國大將軍自是舉駕征伐嵩以元老多留鎮京師坐朝堂平斷刑獄薨年

八十謚曰宣王後孝文追錄先朝功臣以嵩配饗廟廷子頹善騎射彎弓三百斤襲爵加侍中征南大將軍有罪黜爲戍兵後復爵羆謚曰安王子敦字孝友位北鎮都將坐黷貨降爲公孝文時自訟先世勲重復其王爵羆謚簡王子道字念僧襲爵久之隨例降爲公位左衛將軍卒謚慎子悅襲爵建義初復本王爵尋降爲公位光祿少卿卒謚司空嵩五世孫儉仕周知名

儉本名慶明曽祖地汾安東將軍臨川公祖酌恒州刺

史父緘員外散騎侍郎早卒儉方正有操行神彩嚴肅
雖在私室終日儼然性不妄交非其同志雖貴遊造門
亦不與相見太昌中邊方騷動儉初假東夏州防城大
都督從尒朱天光破宿勤明達等以功賜爵索盧侯周
文臨夏州以爲錄事參軍事深敬器之及賀拔岳被害
周文赴平涼凡有經綸謀策儉皆參預從平侯莫陳悅
留儉爲秦州長史防城大都督委以後事别封信都縣
伯渭州刺史尒朱渾元奔東魏後河渭間人情離隔刺

史李弼令儉權鎮渭州儉將十餘騎冒難赴之復隨機安撫羌胡悅服轉夏州刺史甚得人和時西夏州仍未內屬而東魏遣許和爲刺史儉以信義招之和乃歸附即以儉爲西夏州刺史總統三夏州諸軍事荊襄初附周文表授儉都督三荊等十二州諸軍事荊州刺史東南道行臺僕射所部鄭縣令泉璨爲百姓所訟推按獲實儉即大集僚屬遂於聽事前引已過肉袒自罰捨璨不問於是屬城肅勵莫敢犯法魏文帝璽書勞之周文

又與儉書曰近聞公部内縣令有罪遂自杖三十用肅羣下聞之嘉歎良久不可言儉清正率下兼懷仁恕有竊盜者原情得實誨而放之荊蠻舊俗少不敬長儉殷勤勸導風俗大革務廣耕桑兼習武事故邊境無虞人安其業吏人表請爲儉構清德樓樹碑刻頌朝議許之吏人又以儉秩滿恐有代至詣闕乞留儉朝廷嘉而許之在州遂歷七載徵授大行臺尚書兼相府司馬常與羣公侍坐及退周文謂左右曰此人閑雅孤每與語常

肅然畏敬恐有所失他日周文謂儉曰名實須相稱尚書志安貧素可改名儉以彰雅操遷尚書左僕射加侍中後除東南道行臺僕射大都督十五州諸軍事荆州刺史時梁岳陽王蕭詧內附初遣使入朝至荆州儉於聽事列軍儀具戎服以賓主禮見使容貌魁偉音聲如鍾大爲鮮卑語遣人傳譯以答問客惶恐不敢仰視日晚儉乃著裙襦紗帽引客宴於别齋因叙梁國喪亂朝廷招攜之意發言可觀使人大悦出曰吾所不能測也

魏廢帝二年授東南道大都督荆襄等三十三州鎮防諸軍事及梁元帝嗣位於江陵外敦隣睦内懐異計儉密啓陳攻取之謀於是徵儉入朝問以經略儉陳謀周文深然之乃命還州密爲之備尋令柱國于謹伐江陵事平以儉元謀賞奴婢三百口遂令儉鎮江陵進爵昌寧郡公後移鎮荆州授總管荆襄等五十二州諸軍事行荆州刺史及周閔帝初趙貴等將圖晉公護儉長子僧衍預其謀坐死護乃徵儉拜小冢宰保定四年拜柱

國朝議以儉操行清白勲績隆重乃下詔褒美之兼賜
以雜綵粟麥以彰其美天和初轉陜州總管七州諸軍
事陜州刺史儉甞詣闕奏事時大雪雪中待報自旦達
暮竟無惰容其謹慤若此以疾還京詔以儉舊居狹隘
賜甲第一區後薨於夏州總管臨終遺令斂以時服素
車載柩不設儀仗親友贈遺一無所受諸子並奉行之
又遺啓請葬周文帝陵側并以所賜宅還官詔皆從之
贈本官加涼瓜等十州諸軍事涼州刺史追封鄶國公

謚曰文荊州人儀同趙超等六百九十七人詣闕請爲
儉立廟樹碑詔許之建德元年詔曰故柱國鄖國公儉
臨終審正爰吐德音以所居之宅本因上賜制度宏麗
非諸子所居請以還官更遷他所昔叔敖辭沃壤之地
蕭何就窮僻之鄉以古方今無慙曩哲而有司未達大
體遽以其第外給夫追善念功先王令典豈得遂其謙
挹致乖懲勸令以本宅還其妻子俾清風遠播無替聿
修次子隆位司金中大夫從長潮公元定伐陳没江南

卒隆弟平最知名
平字處均美容儀有器幹頗覽書記爲周衛王侍讀時
武帝逼於宇文護與衛王謀誅之王常使平通意於帝
護誅拜開府儀同三司宣帝置東京官屬以平爲少司
寇與宗伯趙芳分掌六府隋文龍潛時與平情好款洽
及爲丞相恩禮彌厚時賀若弼鎮壽陽帝恐其懷貳遣
平代之爲揚州總管賜爵襄陽公弼果不從平麾壯士
執弼送京師隋開皇三年徵拜度支尚書平見天下州

縣多罹水旱百姓不給奏令人閒每秋家出粟麥一石以下貧富為差儲之閭里以備凶年名曰義倉帝深喜納自是州里豐衍後轉工部尚書名曰稱職時有人告大都督邴紹非毀朝廷為憒憒者上怒將斬之平進諫曰諺云不癡不聾不作大家翁此言雖小可以喻大邴紹之言不應聞奏陛下又復誅之恐百代之後有虧聖德上於是赦紹因敕羣臣誹謗之罪勿復以聞後突厥達頭可汗與都藍可汗相攻各遣使請援上遣平持節

宣諭令其和解平至陳利害遂各解兵可汗贈平馬二百疋還進所得馬上盡以賜之未幾遇譴以尚書檢校汴州事尋除汴州刺史後歷許貝二州俱有善政鄴都俗薄前後刺史多不稱職朝廷以平爲相州刺史甚有能名在州數年坐正月十五日百姓大戲畫衣裳鎧甲象上怒免之俄而上念平鎮淮南時事進位大將軍拜太常卿吏部尚書卒官謚曰康子師孝性輕狡好利數犯法上以其不克負荷遣使弔平以師孝爲勃海郡主

簿屬大業之季恣行貪濁一郡苦之後爲王世充所害
長孫道生嵩從子也忠厚廉謹道武愛其愼重使掌機
密與賀毗等四人內侍左右出入詔命明元即位除南
統將軍冀州刺史後取人美女以獻明元切責之以舊
臣不加罪黜太武即位進爵汝陰公遷廷尉卿從征蠕
蠕與尉眷等率衆出白黑兩漢間大捷而還太武征赫
連昌道生與司徒長孫翰宗正娥清爲前驅遂平其國
昌弟定走保平涼宋遣將到彥之王仲德寇河南以救

定詔道生與丹陽王太之屯河上以禦之遂誘宋將檀道濟邀其前後追至歷城而還除司空加侍中進封上黨王薨年八十二贈太尉謚曰靖道生廉約身為三司而衣不華飾食不兼味一熊皮鄣泥數十年不易時人比之晏嬰第宅卑陋出鎮後其子弟頗更修繕起堂廡道生還歎曰昔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用家為今强寇尚遊魂漠北吾豈可安坐華美也乃切責子弟令毀其宅太武世所在著績每建大議多合時機為將有權略

善侍士衆帝命歌工歷頌羣臣曰智如崔浩廉如道生
及年老頗惑其妻孟氏以此見譏與從父嵩俱爲三公
當世以爲榮子瓶位少卿早卒瓶子觀少以壯勇知名
後襲祖爵上黨王時異姓諸王襲爵多降爲公帝以其
祖道生佐命先朝故特不降以征西大將軍假司空督
河西七鎮諸軍討吐谷渾部帥拾寅遁藏焚其所居城
邑而還孝文初拜殿中尚書侍中吐谷渾又侵逼復假
觀司空討降之後爲征南大將軍薨謚曰定葬禮依其

祖靖王故事陪葬雲中金陵
子冀歸六歲襲爵降爲公孝文以其幼承家業賜名幼
字承業承業聰敏有才藝虚心愛士爲前將軍從孝文
南討宣武時爲揚州刺史假鎮南大將軍都督淮南諸
軍事梁將裴邃虞鴻襲據壽春承業諸子驍果邃頗難
之號曰鐵小兒詔河間王琛總衆援之琛欲決戰承業
以雨久更須持重琛弗從遂戰爲賊所乘承業後殿初
承業既總强兵久不決戰議者疑有異圖朝廷重遣河

閭王琛及臨淮王彧尚書李憲等三都督外聲助承業內實防之會鮮于修禮反於中山以承業爲大都督北討尋以本使達鄴城詔承業解行臺罷大使遣河間王琛爲大都督酈道元爲行臺承業遣子子裕奉表稱與琛同在淮南俱當國難琛敗臣全遂生私隙且臨機奪帥非策所長書奏不納琛與承業前到呼沲承業未欲戰而琛不從行達五鹿爲修禮邀擊琛不赴之賊總至遂大敗承業與琛並除名尋而正平郡蜀反復假承業

鎮西將軍討蜀都督頻戰有功除平東將軍復本爵後除尚書右僕射未幾雍州刺史蕭寶寅據州反復以承業爲行臺討之承業時背疽未愈靈太后勞之曰卿疹源如此朕欲相停更無可寄如何承業答曰死而後已敢不自力時子彥亦患脚痺扶杖入辭尚書僕射元順顧相謂曰吾等備爲大臣各居寵位危難之日病者先行無乃不可乎莫有對者時薛鳳賢反於正平薛修義屯聚河東分據鹽池攻圍蒲坂東西連結以應寶寅承

業乃據河東時有詔廢鹽池稅承業上表曰鹽池天資賄貨密邇京畿唯須寶而護之均贍以理今四境多虞府藏罄竭然冀定二州且亡且亂常調之絹不復可收仰惟府庫有出無入必須經綸出入相補略論鹽稅一年之中準絹而言猶不應減三十萬疋也使是移冀定二州置於畿甸今若廢之事同再失臣前仰違嚴旨而先討關賊徑解河東者非是閑長安而急蒲坂蒲坂一陷没失鹽池三軍口命濟贍理絶天助大魏茲計不爽

昔高祖昇平之年無所乏少猶創置鹽官而加典護非為物而競利恐由利而亂俗也况今王公素餐百官尸祿租徵六年之粟調折來歲之資此皆出人私財奪人膂力豈是願言事不獲已臣輒符司監將尉還率所部依常收稅更聽後敕及雖州平除雖州刺史孝莊初封上黨王尋改馮翊王後降為郡公遷司徒公加侍中兼尚書令大行臺仍鎮長安節閔立遷太尉公錄尚書事及韓陵之敗斛斯椿先據河橋謀誅尒朱使承業入洛

啓節閔誅世隆兄弟之意孝武初轉太傅以定策功更封開國子承業表請廻授其姨兄廷尉卿元洪超次子惲初承業生而母亡爲洪超母所撫養是以求讓許之武帝入關承業時鎮武牢亦隨赴長安位太師錄尚書事封上黨王大統元年薨贈假黃鉞大丞相都督三十州諸軍事雍州刺史謚曰文宣承業少輕俠鬬雞走馬力爭殺人因亡抵龍門將陳興德家會赦乃免因以後妻羅前夫女呂氏妻興德兄興恩以報之羅年大承業

十餘歲酷妬忌承業雅相敬愛無姬妾童侍之中在承業左右嫌疑致死者乃有數四前妻張氏二子子彥子裕羅生三子紹遠士亮季亮兄弟皆雄武子彥本名儁有膂力以累從父征討功封槐里縣子孝武帝與齊神武構隙加子彥中軍大都督行臺僕射鎮恒農以爲心膂及從帝入關封高平郡公位儀同三司以從征竇泰戰沙苑功加開府侍中及東復舊京以子彥兼尚書令行司州牧留鎮洛陽後以不利班師大統七年拜太子

太傅子彥少常墜馬折臂肘上骨起寸餘乃命開肉鋸骨流血數升言戲自若時以爲踰於關羽末年石發舉體生瘡雖親戚兄弟以爲惡疾子彥曰惡疾如此難以自明世無良醫吾其死矣嘗聞惡疾蝮蛇螫之不痛試爲求之當令兄弟知我乃於南山得蛇以股觸之痛楚號叫俄而腫死文帝聞之慟哭曰失我良將贈雍州刺史子裕位衛尉少卿啓捨汎階十七級爲子義貞求官除左將軍加通直散騎常侍又以父勳封平原縣伯

義貞弟兇字若汗性機辯強記博聞雅重賓游尤善談

論從魏孝武西遷別封鄭縣侯周天和初進驃騎大將

軍開府儀同三司歷熊絳二州刺史並有能名襲爵平

原縣公卒子熾嗣

熾字仲光性敏慧美姿容頗涉羣書兼長武藝建德初

周武帝崇尚道法求學兼經史者爲通道館學士熾應

其選隋文帝作相自御正上士擢爲丞相府功曹參軍

加大都督封陽平縣子遷稍伯下大夫以平王謙拜儀

同三司及帝受禪熾率官屬先入清宫即授内史舍人上儀同三司攝東宫右庶子出入兩宫甚被委遇累遷太常少卿改封饒陽縣子進位開府儀同三司改授吏部侍郎大業中歴位大理卿户部尚書吐谷渾寇張掖令熾擊之追至青海以功授銀青光禄大夫六年帝幸江都宫留熾東都居守攝左候衛將軍卒官謚曰靜子安世通事謁者熾弟晟

晟字季晟性通敏略涉書記善彈工射趫捷過人年十

八仕周爲司衛上士初未知名惟隋文帝一見深異焉謂曰長孫武藝逸羣又多竒畧後之名將非此子邪及突厥攝圖請婚周以趙王招女妻之周與攝圖各相誇競妙選驍勇以充使者因遣晟副汝南公宇文神慶送千金公主至其牙前後使人數十輩攝圖多不禮之獨愛晟每共游獵留之竟歳甞有二鵰飛而爭肉因以箭兩隻與晟請射取之晟馳往遇鵰相攫遂一發雙貫焉攝圖喜命諸子弟貴人皆相親友冀昵近之以學彈射

其弟處羅侯號突利設尤得衆心爲攝圖所忌密託心
腹陰與晟盟晟與之游獵因察山川形勢部衆强弱皆
盡知之還拜奉車都尉開皇元年攝圖曰我周家親也
今隋公自立而不能制何面目見可賀敦因與高寶寧
攻陷臨渝鎮約諸面部落謀共南侵文帝新立由是大
懼修長城發兵屯北境命陰壽鎮幽州虞慶則鎮并州
屯兵爲之備晟先知攝圖玷厥阿波突利等叔姪兄弟
各統强兵俱號可汗分居四面内懷猜忌外示和同難

以力征易可離間因上書曰臣於周末忝充外使匈奴倚伏實所具知玷厥之於攝圖兵强而位下外名相屬内隙已彰鼓動其情必將自戰又處羅侯者攝圖之弟姦多而勢弱曲取衆心國人愛之因爲攝圖所忌又阿波首鼠介在其間頗畏攝圖受其牽率唯强是與未有定心宜遠交而近攻離强而合弱通使玷厥說合阿波則攝圖迴兵自防右地又引處羅遣連奚霫則攝圖分衆還備左方首尾猜嫌腹心離阻十數年後承釁討之

必可一舉而空其國上省表大悅因召與語晟口陳形勢手畫山川寫其虛實皆如指掌上深嗟異皆納用焉因遣太僕元暉出伊吾道使詣玷厥賜以狼頭纛謬為欽敬玷厥使來引居攝圖使上反間既行果相猜貳授晟車騎將軍出黃龍道齎幣賜奚霫契丹等遣為鄉導得至處羅侯所深布心腹誘令內附二年攝圖號四十萬騎自蘭州入至于周盤破達奚長儒軍更欲南入玷厥不從引兵而去時晟又說染干詐告攝圖曰鐵勒等

反欲襲其牙攝圖乃懼廻兵出塞後數年突厥大入發八道元帥出拒之阿波至涼州與竇榮定戰賊帥累北時晟爲偏將使謂之曰攝圖每來戰皆大勝阿波纔入便即致敗此乃突厥之耻且攝圖之與阿波兵勢本敵今攝圖日勝爲衆所崇阿波不利爲國生辱攝圖必當因此以罪歸於阿波成其夙計滅北牙矣阿波使至晟又謂曰今達頭與隋連和而攝圖不能制可汗何不依附天子連結達頭相合爲强此萬全之計豈若喪兵負

羅歸就攝圖受其戮辱邪阿波納之因留塞上後使人隨晟入朝時攝圖與衛王軍遇戰於白道敗走至磧聞阿波懷貳乃掩北牙盡獲其衆而殺其母阿波還無所歸西奔玷厥乞師十餘萬東擊攝圖復得故地收散卒與攝圖相攻阿波頻勝其勢益强攝圖又遣使朝貢公主自請改姓乞爲帝女上許之四年遣晟副虞慶則使于攝圖賜公主姓爲楊氏改封大義公主攝圖奉詔不肯起拜晟進曰突厥與隋俱是大國天子可汗不起安

敢違意但可賀敦爲帝女則可汗是大隋女婿奈何不敬婦公攝圖笑謂其達官曰須拜婦公乃拜受詔使還稱旨授儀同三司左勳衛車騎將軍七年攝圖死遣晟持節拜其弟處羅侯爲莫何可汗以其子雍閭爲葉護可汗處羅侯因晟奏曰阿波爲天所滅與五六千騎在山谷間當取之以獻時召文武議焉樂安公元諧曰請就彼梟首以懲其惡武陽公李充請生將入朝顯戮而示百姓上問晟晟曰阿波之惡非負國家因其困窮取

而爲戮恐非招遠之道不如兩存之上曰善八年處羅侯死遣晟往弔仍齎陳國所獻寶器以賜雍閭十三年流人楊欽亡入突厥詐言彭城公劉昶共宇文氏女謀欲反隋遣其來密告公主雍閭信之乃不修貢又遣晟出使微觀察焉公主見晟言辭不遜又遣所私胡人安遂迦共欽計議扇惑雍閭晟還以狀奏又遣晟往索欽雍閭欲勿與謬曰客內無此色人晟乃貨其達官知欽所在夜掩獲之以示雍閭因發公主私事國人大恥雍

閤執遂迦等並以付晟使還上大喜加授開府仍遣入
蕃涖殺大義公主雍閭又表請婚僉議將許之晟奏曰
臣觀雍閭反覆無信特共玷厥有隙所以依倚國家縱
與爲婚終當必叛今若得尚公主承藉威靈玷厥染干
必又受其徵發强而更反後恐難圖且染干者處羅侯
之子素有誠款于今兩世臣前與相見亦乞通婚不如
許之招令南徙兵少力弱易可撫馴使敵雍閭以爲邊
捍上曰善又遣慰喻染干許尚公主十七年染干遣使

隨晟來逆女以宗女封安義公主以妻之晟說染干南徙居度斤舊鎮雍閭疾之亟來抄略染干伺知動靜輒遣奏聞是以賊來每先有備十九年染干因晟奏雍閭作攻具欲打大同城詔發六總管並取漢王節度分道出塞討之雍閭懼復共達頭同盟合力掩襲染干大戰于大長城下染干敗績其兄弟子姪盡見殺而部落亡散染干與晟獨以五騎逼夜南走至旦行百餘里收得數百騎乃相與謀曰今兵敗入朝一降人耳大隋天子

豈禮我乎玷厥雖來本無宼隙若往投之必相存濟晟知懐貳乃密遣使者入伏遠鎮令速舉烽染干見四烽俱發問晟城上烽然何也晟紿之曰城高地逈必遥見賊來我國家法若賊少舉二烽來多舉三烽大逼舉四烽使見賊多而又近耳染干大懼謂其衆曰追兵已逼且可投城既入鎮晟留其達官執室以領其衆自將染干馳驛入朝帝大喜進晟左勲衛驃騎將軍持節護突厥晟遣降虜覘候雍閭知其牙内屢有災變夜見赤虹

光照數百里天尙賈雨血三日流星墜其營內有聲如雷每夜自驚言隋師且至並遣奏知尋以染干爲意彌豆啓人可汗賜射於武安殿選善射者十二人分爲兩朋啓人曰臣由長孫大使得見天子今日賜射願入其朋許之給箭六發皆入鹿啓人之朋竟勝時有鳶羣飛上曰公善彈爲我取之十發俱中並應丸而落是日百官獲賚晟獨居多尋遣領五萬人於朔州築大利城以處染干安義公主死持節送義城公主復以妻之晟又

奏染干部落歸者既衆雖在長城内猶被雍閭抄畧往來辛苦不得寧居請徙五原以河為固於夏勝兩州間東西至河南北四百里掘為横塹令處其内任情放牧免於抄掠人必自安上並從之二十年都藍大亂為部下所殺晟因奏曰賊内攜離其主被殺乘此招誘必並來降請遣染干部下分頭招慰上許之果盡來附達頭恐怖又大集兵詔晟部領降人為秦州行軍總管取晉王廣節度出討達頭達頭與王相抗晟進策曰突厥飲

泉易可行毒因取諸藥毒水上流達頭人畜飲之多死
大驚曰天雨惡水其亡我乎因夜遁晟追之斬首千餘
級俘百餘口王大喜引晟入内同宴極歡有突厥達官
來降時亦預坐說言突厥之内大畏長孫總管聞其弓
聲謂爲霹靂見其走馬稱爲閃電王笑曰將軍震怒威
行域外遂與雷霆爲比一何壯哉師旋授上開府儀同
三司復遣還大利城安撫新附仁壽元年晟表奏曰臣
夜登城樓望見磧北有赤氣長百餘里皆如雨足下垂

被地謹驗兵書此名灑血其下之國必且破亡欲滅匈奴宜在今日詔楊素為行軍元帥晟為受降使者送染干北伐二年軍次北河逢賊帥思力俟斤等領兵拒戰晟與大將軍梁默擊走之賊衆多降晟又教染干分遣使者往北方鐵勒等部招攜取之三年有鐵勒思結伏具渾斛薛阿拔僕骨等十餘部盡背達頭來降附達頭衆大潰西奔吐谷渾晟送染干安置于磧口事畢入朝遇文帝崩匿喪未發煬帝引晟於大行前委以内衙宿

衛知門禁事即日拜左領軍將軍遇楊諒作逆敕以本官爲相州刺史發山東兵馬與李雄等共經略之晟辭以子行布在逆地帝曰公終不以兒害義其勿辭也於是馳遣赴相州諒破追還轉武衛將軍大業三年煬帝幸榆林欲出塞外陳兵耀武經突厥中指于涿郡仍恐染干驚懼先遣晟往喻旨稱述帝意染干聽之因召所部諸國奚霫室韋等種落數十酋長咸萃晟見牙中草穢欲令染干親自除之示諸部落以明威重乃指帳前

草曰此根大香染干遽取嗅之曰殊不香也曰國家法天子行幸所在諸侯並躬親洒掃耘除御路以表至敬之心今牙中蕪穢謂是留香草耳染干乃悟曰奴罪過奴之骨肉皆天子賜也得効筋力豈敢有辭特以邊人不知法耳遂拔所佩刀親自芟草其貴人及諸部落爭放効之乃發榆林北境至于其牙又東達于薊長三千里廣百餘步舉國就役而開御道帝聞益喜焉後除淮陽太守未赴任復爲右驍衛將軍五年卒年五十八帝

悼惜之後突厥圍鴈門帝歎曰向使長孫晟在不令匈
奴至此晟好奇計務立功名性至孝居憂毀瘠爲朝士
所稱大唐貞觀中追贈司空上柱國謚曰獻少子無忌
嗣其長子行布亦多謀略有父風起家漢王諒庫直後
遇諒并州起逆率衆南拒官軍留行布守城遂與豆盧
毓閉門拒守諒城陷遇害次子恒安以兄功授鷹揚郎
將

紹遠字師少名仁寛容有大度雅好墳籍聰慧過人父

承業作牧壽春時紹遠年十三承業管記有王碩者文學士也聞紹遠强記遂白承業求驗之承業命試之碩乃試以禮記月令於是紹遠讀數紙纔一徧誦之若流碩歎服之起家司徒府參軍事後以別將討平河東蜀薛封東阿縣伯魏孝武西遷紹遠隨承業奔赴以功別封文安縣子大統二年除太常卿遷中書令仍襲父爵後例降爲公改馮翊郡恭帝二年累遷錄尚書事周文每謂羣臣曰長孫公任使處令人無反顧憂漢之蕭寇

何足多也其容止堂堂足爲當今模楷六官建拜大司樂周閔踐阼復封上黨郡公初紹遠爲太常廣召工人創造樂器唯黄鍾不調每恒恨之嘗經韓使君佛寺聞浮圖三層上鐸鳴其音雅合宫調因取而配奏方始克諧乃啓明帝曰魏氏來宅秦雝雖祖述樂章然黄鍾爲君天子之正位往經創造歷稔無成方知水行將季木運伊始天命有歸靈樂自降此蓋乾坤祐助宗廟致感方當降物和神祚隆萬世詔曰朕以菲薄何德可以當

之此蓋天地祖宗之祐亦由公達鑒所致也俄改授禮部中大夫時猶因魏氏舊樂未遑更造但去小呂加大呂而已紹遠上疏陳雅樂詔並行之紹遠所奏樂以八為數故梁黄門侍郎裴正上書以為昔者大舜欲聞七始下洎周武爰制七音持林鍾作黄鍾以為正調之首詔與紹遠詳議正曰天子用八非無典故縣而不擊未聞厥理且黄鍾為天大呂為地太蔟為人今縣黄鍾而擊太蔟便是虛天位專用人矣紹遠曰夫天不言四時

行焉地不言萬物生焉人感中和之氣居變通之道今
縣黄鍾而擊太蔟是天子端拱羣司奉職從此而議何
往不可正曰案吕氏春秋曰楚之衰也爲作巫音齊之
衰也爲作大吕且大吕以下七鍾皆是林鍾之調何得
稱爲十一月調專用六月之均便是欲迎仲冬猶行季
夏以此而奏深非至理紹遠曰卿之所言似欲求勝若
窮理盡性自伐更深何者案周禮祀天樂云黄鍾爲宫
大吕爲角此則大吕之用宛而成章雖知引吕氏之小

文不覺失周公之大禮且今縣大呂則有黃鍾林鍾二均乃備春夏則奏林鍾秋冬則奏黃鍾作黃鍾不擊大呂作林鍾不擊黃鍾此所謂左之右之君子宜之右之左之君子有之而鄉不縣大呂止有黃鍾一宮便是季夏之時仍作仲冬之調以此爲至理無乃不可乎然周禮又云乃奏黃鍾歌大呂以祀天神謂五帝及日月星辰也王者各以夏之正月祀感帝於南郊又朝日以春分夕月以秋分依如正禮並用仲冬之調又曰奏大蔟

歌應鍾以祭地祇謂神州及社稷以春秋二仲依如正禮唯奏孟春之宮自外四望山川先妣先祖並各周宮不依月變略舉大綱則三隅可反然則還相爲宮雖有其義引禮取證乃不月别變宮且黄鍾爲君則陽之正位若隨時變易是君無定體而卿用林鍾以爲正調便是君臣易位陰陽相反正之名器將何取焉正曰今用林鍾爲黄鍾者實得相生之義既清且韻妙合真體然八音平濁何足可稱紹遠曰天者陽位故其音平而濁

濁則君聲地者陰位故其音急而清清則臣調然急清者於體易絶平濁者在義可久可久可大王者之基至於鄭衛新聲非不清韻若欲施之聖世吾所不取也於是遂定以八爲數焉尋拜京兆尹歴少保小司空出爲河州刺史河右戎落向化日近同姓婚姻因以成俗紹遠導之以禮大革弊風政存簡恕百姓悅服入爲小宗伯武帝讀史書見武王克殷而作七始又欲廢八縣七并除黄鍾之正宫用林鍾爲調首紹遠奏云天子縣八

百王共軌下逮周武甫修七始之音詳諸經義又無廢八之典且黃鍾爲君天子正位今欲廢之未見其可臣案周禮奏黃鍾歌大呂此則先聖之弘範不易之明證願勿輕變古典趣改樂章帝默然久之曰朕欲廢八縣七者所望體本求直豈苟易名當更思其義後竟行七音屬紹遠遘疾未獲面陳處有司遽捐樂器乃與樂部齊樹書曰伏聞朝廷前議而欲廢八縣七然則天子縣八有自來矣古先聖殊塗一致逮周武克殷逆取順守

專用干戈事乖揖讓反求經義是用七音蓋非萬代不易之典其縣八筍簴不得毀之宜待吾疾瘳當別奏聞此後紹遠疾篤乃命其子覽曰夫黃鍾者天子之宮大呂者皇后之位今廢黃鍾之位是祿去王室若用林鍾為首是政出私門將恐八百之祚不得同姬周之永也吾既為人臣義無寢默必與疾固爭闕庭後疾甚乃上遺表曰謹案春秋隱公傳云天子用八周禮云天子縣二八倕氏之鍾十六毋句氏之磬十六漢成帝獲古磬

十六周禮圖縣十六此數事者照爛典章揚搉而言足爲龜鏡伏惟陛下受圖蒼帝接統玄精秦漢以還獨爲稱首至如周武有事干戈臣獨鄙之而況陛下以臣自揣餘息匪夕伊朝伏願珍御萬機不勞改八從七帝省表涕零重贈柱國大將軍謚曰獻號樂祖配饗廟庭子覽嗣

覽字休因性弘雅有器度喜愠不形於色略涉書記尤曉鍾律周明帝時爲大都督明帝以覽性質淳和堪爲

師表使事魯公甚見親善及魯公即位是爲武帝超拜車騎大將軍每公卿上奏必令省讀覽有口辯聲氣雄壯凡所宣傳百寮屬目帝每嘉嘆之覽初名善帝謂曰朕以萬機委卿先覽遂賜名焉及誅宇文護以功進封薛國公累遷小司空從平齊進位柱國公武帝崩受遺輔政宣帝時位上柱國大司徒歷同涇二州刺史隋文帝爲丞相轉宜州刺史開皇二年將有事於江南徵爲東南道行軍元帥統八總管出壽陽水陸俱進師臨江

陳人大駭會陳宣帝殂覽欲乘釁滅之監軍高熲以禮
不伐喪乃還文帝命覽與安德王楊雄上柱國元諧李
充左僕射高熲右衛大將軍虞慶則吳州總管賀若弼
等同宴上曰朕昔在周朝備展誠節但苦被猜忌每致
寒心爲臣若此竟何情賴朕與公等共享終吉罪非謀
逆一無所問朕亦知公至誠侍太子宜數參見之柱臣
素望實屬於公宜識朕意其恩禮如此又爲蜀王秀納
覽女爲妃後爲涇州刺史卒官子洪嗣位宋順臨三州

刺史司農少卿北平太守
澄字士亮年十歲司徒李琰之見而奇之遂以女妻焉
十四從父承業征討有智謀勇冠諸將以功封西華縣
侯及長容貌魁岸風儀溫雅魏大統中歷位豫渭二州
刺史以軍功別封永寧縣伯尋進還津縣侯魏文帝與
周文及羣臣宴從容曰孝經一卷人行之本諸君宜各
引孝經之要言澄應聲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座中有
人次云匡救其惡既出西閤周文深嘆澄之合機而譴

其次荅者周孝閔帝踐阼拜大將軍進爵義門郡公出
爲玉壁總管頗有威信卒於鎮贈柱國謚曰簡自喪初
至及葬明帝三臨之典祀中大夫宇文容諫曰君臨臣
喪自有節制今乘輿屢降恐乖典禮帝不從其爲上所
追惜如此子嵘嗣琉弟禮少以父任爲散騎侍郎與襄
城公盧曾元等内侍恭敏有才志太武寵信之曰其父
親近吾祖子在我左右不亦宜乎
長孫肥代人也昭成時年十三以選内侍少有雅度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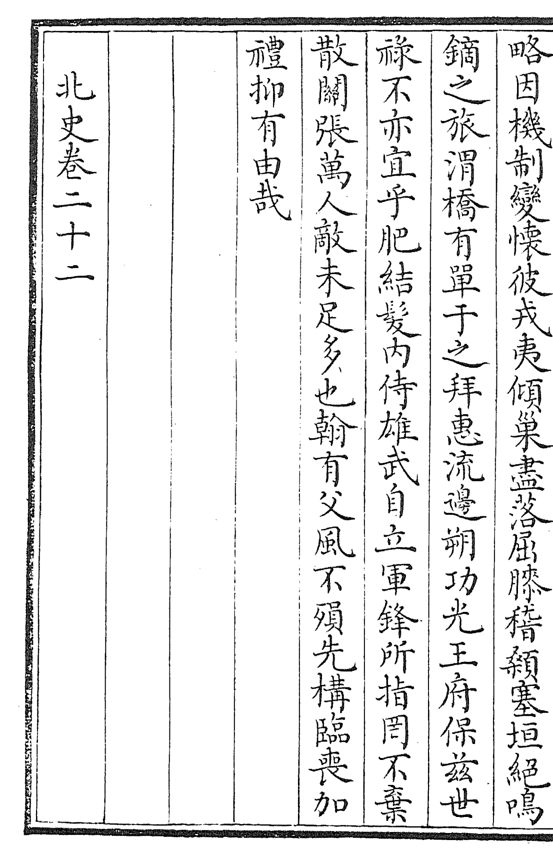
毅少言道武之在獨孤及賀蘭部常侍從禦侮左右帝深信仗之登國初與莫題等俱為大將屢有軍功後從平中山以功賜爵琅邪公遷衛尉卿改爵盧鄉時中山太守仇儒不樂内徙亡匿趙郡推趙準為主妄造祅言云燕東傾趙當續欲知其名淮水不足準喜而從之自號鉅鹿公儒為長史據關城連引丁零殺害長吏肥討破準於九門斬仇儒禽準詔以儒肉食準傳送京師轘之於市夷其族除肥兖州刺史姚平之寇平陽道武徵

肥與毗陵王順等爲前鋒平退保柴壁帝進攻屠之遣
肥還鎮兖州撫慰河南威信著於淮泗善策謀勇冠諸
將前後征討未嘗失敗故每有大難令肥當之南平中
原西摧羗冦肥功居多賞賜千計後降爵藍田侯卒謚
曰武陪葬金陵子翰襲爵翰少有父風道武時以善騎
射爲獵郎明元之在外翰與元磨渾等潛謀奉迎明元
即位與磨渾等拾遺左右以功累遷平南將軍率衆鎮
北境威名甚著太武即位封平陽王蠕蠕大檀之人寇

雲中太武親征之遣翰與東平公娥清出長川討大檀大檀北遁追擊尅獲而還遷司徒從襲赫連昌破之翰清正嚴明善撫將士薨太武爲之流涕親臨其喪喪禮依安城王叔孫俊故事謚曰威陪葬金陵子成襲爵降爲公位南部尚書卒陪葬金陵翰弟陵位駕部尚書性寛厚好學愛士封吳郡公贈吳郡王謚恭陪葬金陵

論曰昭成之末衆叛親離長孫嵩寛厚沉毅任重王室歷事累世邈爲元老生則宗臣殁祀清廟美矣儉器識

明允智謀通贍堂堂焉有公輔之望謇謇焉有王臣之節而處朝廷之日少在方岳之日多何哉平識具該通出內流譽取諸開物成務蓋亦有隋之棟梁也道生恭慎廉約兼著威名見知明主聲入歌奏二公並列暉炫朝野門祉世祿榮被後昆雖漢世八王無以方其茂績張氏七葉不能譬此重光子彥勇烈絶倫韶遠樂聲特妙熾乃早稱英俊覽乃獨擅雄辯不然則何以並統師旅俱司禮閣鍾鼎不墜且公且侯晟體資英武兼包奇



略因機制變懐彼戎夷傾巢盡落屈膝稽顙塞垣絶鳴鏑之旅渭橋有單于之拜惠流邊朔功光王府保兹世祿不亦宜乎肥結髪内侍雄武自立軍鋒所指罔不奔散關張萬人敵未足多也翰有父風不須先構臨喪加禮抑有由哉

北史卷二十二

北史卷二十二考證

長孫嵩傳帝乃問幽徵於天師寇謙之勸行○魏書徵作徵又謙之下尚有謙之二字

儉傳荆州人儀同趙超等六百九十七人詣闕請爲儉立廟樹碑○上人字監本訛又今改從南本

長孫道生傳子抗○抗魏書作抗

子冀歸傳孝文以其幼承家業賜名幼字承業○魏書賜名稚此唐人所改也

前妻張氏二子子彥子裕○隋書裕字上無子字

晟傳長孫武藝逸羣○隋書長孫下有郎字

大戰于大長城下○隋書長城上無大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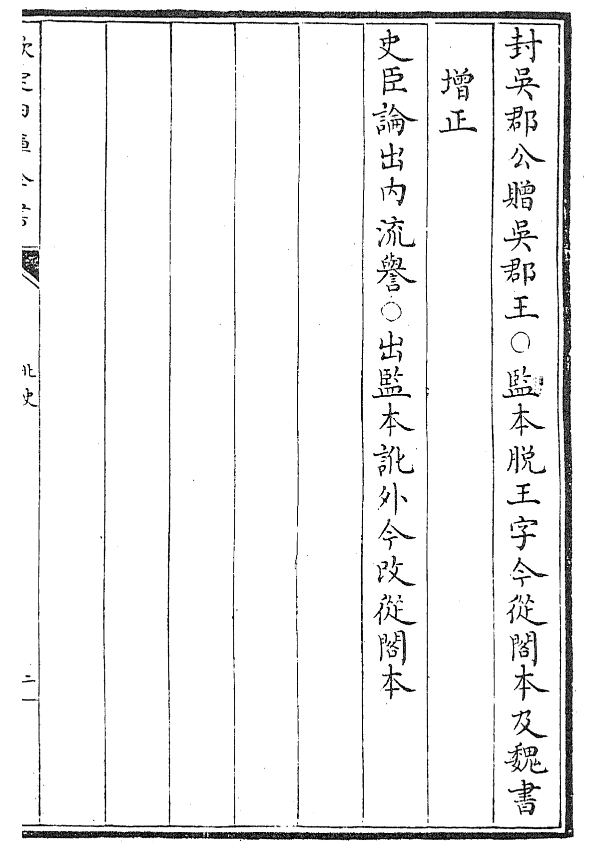
晟與大將軍梁默擊走之○默隋書作毗

有鐵勒思結伏具渾斛薛阿拔僕骨等十餘部○隋書

伏字下有利字又斛薛作斛薩

長孫肥傳連引丁零○丁監本訛下今改從閣本

子戍襲爵○戍魏書作平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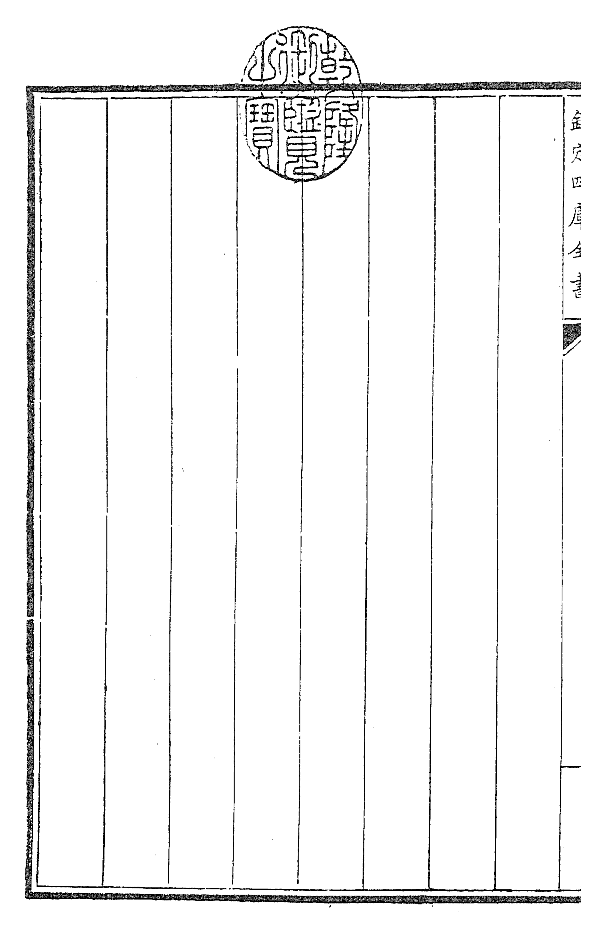
封吳郡公贈吳郡王○監本脫王字今從閣本及魏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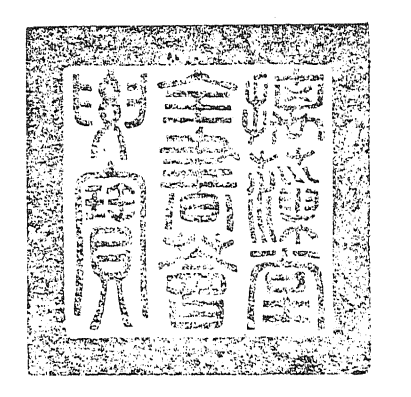
增正

史臣論出內流譽○出監本訛外今改從閣本

北史卷二十二考證

謹案第四頁前四行尒朱天光刋本天訛太據毛本改





覆校官編修臣劉種之

校對官檢討臣王坦修

謄録監生臣潘承煒